

# 不是戀情的戀情

## 荷花啊，妳在何處？

陳嘉驥

### ——東北探訪外記

#### 鞍山鐵礦廉價日女

民國卅五年四月，國軍前鋒部隊，雖仍在四平街外圍，但以瀋陽為中心的東北工礦區域的鞍山、遼陽、撫順、錦西等地工業區域，已完全為國軍所掌握。

綜理中國工礦事業的經濟部資源委員會，雖然對東北工礦事業，尚未正式予以接收，組織與編制亦尚未完全確定，但負責接收的人，大部已先後到了瀋陽。例如，接收撫順煤礦的程宗陽，接收鞍山鋼鐵廠的邵逸周，接收本溪湖鐵礦公司的張松齡，接收阜新煤礦的郭象豫，接收本溪水電廠的郁國城……等，均已先後至各該礦場瞭解實況。這些人，除了程宗陽接收了撫順煤礦，而後來撫順煤礦局局長一職，為謝樹英所奪外，其他各人皆順理成章的，成為各該礦廠的負責人。

就在四月中旬，筆者與新蜀報一位記者，隨同邵逸周到達了曾被譽為亞洲第二，世界十大鋼鐵中心之一的鞍山鋼鐵廠。猶憶邵逸周及筆者抵達鞍山時，日本鞍山鋼鐵株式會社負責人與高級

職員，在車站排除恭迎執禮甚恭，招待的殷勤更是不在話下。他們就是與筆者談話，也是一句話一鞠躬，嗨、嗨之聲不絕於耳。這些昔日高踞統治者地位，吸吮中國資源寶藏的代表們，一反昔日趾高氣揚態度，而以低頭躬腰姿勢，逢迎我們中國人；我除了內心感到滿足外，同時想到倘無一個無比堅毅領袖，領導中國人從事長期抗戰，我們如何在侵略成性的日本人面前揚眉吐氣？啊！偉大的蔣委員長。

一般而論，中國工業真正發達起來，煤的資源足敷應用，而鐵的資源則是絕對的不足，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看法。因為那時，在國內除了大冶有不多的鐵礦外，就是在東北的鞍山弓長嶺，以及在本溪湖有若干鐵礦。其後，日本人在通化、桓仁一帶又發現了一個大鐵礦，並已從事開發，據說中國對鐵礦需要，亦勉可自給自足。當民國卅四年八月九日，俄軍對東北日軍作戰時，偽希溥儀倉皇中逃到通化大栗子溝時，即以大栗子溝的通化鋼鐵株式會社辦公室，作為臨時行都。

自從民國卅五年，東北各地的俄軍撤退後，東北當時最廉價的「物品」，並不是人們所熟知的煤炭，也不是遼河區域盛產的高粱，亦不是松花江水系的大豆；更不是長白山的人參與木材，而是日本的「女人」。

#### 蘇俄囚兵到處蹂躪

進入中國東北的俄軍，人所共知大多為西伯利亞集中營的犯人，臨時披上軍服，即隨同少數正規軍隊，到遠東地區作戰。這些大多為罪犯的俄軍，進入東北後奸淫擄掠無所不為，一點紀律也沒有，整天在日本人居住區域穿梭往來，尋找日本女人作樂。以瀋陽地區而論，日本年輕婦女幾乎無一倖免，而被奸淫致死者據說超過一千人。在長春地區更為慘慘，俄軍將日本年輕婦女集中在兩座大建築物內，由俄軍自由輪番施暴，每日均有死者抬出，再由新擄獲者代替，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更無法勝記了。

國軍進駐東北瀋陽、錦州、新民、撫順等西部地區後，飽受蹂躪的東北北部的日本婦女便如

潮湧般的進入國軍光復地區。這些日本婦女，年輕的多半已把頭髮染成光頭，裝扮成男人模樣；有的故意把臉上塗抹灰泥，弄得醜態不堪，以避免俄軍暴行。那種狼狽情形，實在令人堪憐！俗語說：「寧為太平犬，不作亂世人」，日本人在中國作惡多端，使中國人歷盡千劫萬難之後，這種痛苦畢竟也落到他們自己頭上，真是天道輪迴，報應不爽。

這些日本婦女的丈夫或兒子，不是被俄軍殺死，便是被俄軍俘擄到西伯利亞生死不明。她們無以為生，除了到中國人的家庭或商店為傭外，便是靠女人原本錢以維生活。

### 日女大腿又粗又短

當年的瀋陽，一部份接收人員及若干軍人在其接收的宿舍中，固然是日本美女如雲，就是些小商店，也僱傭二三個妙齡日本女人。這些曾經在中國東北傲視中國人的日本婦女，這時只得低聲下氣的，接受僱主的呼來喚去；白天做事既勤快，晚上更是聽話體貼入微。當時，軍方招待外地記者住宿的中蘇聯誼社，每三個房間就有一個年輕的日本下女負責茶水與打掃等工作。這些記者們皆樂不可支，不願輕易返回關內了。日本女人，固然也有佳麗，但是認真檢討起來，日本女人的確不如我中國小姐長得勻稱漂亮。平常人們對日本女人的印象是，她們穿着和服，像花蝴蝶似的，在街頭上姍姍而行，看來別有風味！其實日本女人，因為經常在榻榻米上活動，或跪或坐的時候多，起而行的時候少，所以她們的大腿

又粗又短；腿既然又粗又短，因而其平均身材自然矮小，再加以從前在東北養尊處優，是以多半是又矮又胖，沒有什麼風韻可言。

### 想起羅圈仍然噁心

據一些經常與日本女人接觸者說，日本女人在臉部搽粉搽的很濃乍一看好像很白，其實其他地方並不如此，尤其大腿除了又粗又短外，並且個個都是羅圈腿，不但看着噁心，想起來還噁心哩！

筆者等隨同邵逸周先生到了鞍山鋼鐵廠，晚上我們住入了鞍鋼招待所。鞍鋼招待所房間，與今天的觀光飯店內豪華套房比起來，當然是遜色的多。但是在民國三十五年那時候的水準來講，一點也不比瀋陽鐵路賓館（大和旅館）最好房間差。負責招待我們的日本小姐，都是鞍鋼日本職員的女兒，她們在俄軍盤踞期間，都隨着父母親躲到中國人同事家裏，避過了那場「災難」，所以她們依然蓄着長髮，看起來自然與雍過髮的女人不同。

### 秀外慧中一朵荷花

這些日本小姐中，有一位叫謙田幸子（？）的小姐，身長玉立，風姿嫣然，令人耳目一新。謙田小姐除了花容玉貌外，尤其難得的是她的兩條腿又長又不羅圈，要不是她的穿着與說話時嗨、嗨之聲不絕於耳，否則一點看不出是一位日本小姐來。

謙田小姐最令人難忘的是，她走路時的姿勢

曼妙，不但是筆者對其印象深刻，就是邵逸周的隨行秘書張先生與新蜀報的黃記者也對她的搖曳生姿感到莫大興趣。筆者自從於三十五年四月中旬到過鞍山後，四月底就隨同資源委員會幾個工程師去了第二次，六月間隨美國鮑萊調查團第三次到達，七月隨錢昌照、孫越崎第四次參觀鞍山，八月趁着一個星期六，自己第五次跑到鞍山，迨九月隨軍調小組人員到鞍山時，謙田小姐却失了踪不知去向。有人說她因為傳染病而去世，也有人說她已經東北行轅日僑管理處遣返東瀛三島，究竟如何，迄今仍然是一個謎。

猶憶，我第一次住進鞍鋼招待所，謙田小姐替我送茶互通姓名時，因嫌她的日本名字噁哩咕嚕的不好講，同時看到她穿荷葉圖案上衣，襯托着她那又紅又白美麗的臉蛋，真像一朵荷花，於是替她取了個名字叫「荷花」。當我向她解釋為什麼叫她荷花時，她非常高興，從此我與荷花有了一段似有情却無意的來往。筆者不擅言詞，說話反應很慢並且一向有些囉嗦，但遇到了荷花，雖然她的中國話並不流暢，但彼此却有說不完的話。

### 荷花對語情難自禁

筆者到了東北後，碰到日本人時，總愛教訓日本人不應該侵略中國，因為侵略中國才有今天日本國土被美軍佔領的亡國之痛。不論是偽滿洲工業株式會社總裁高崎達之助，或者是偽滿洲纖維株式會社取締役山西，對筆者都是低頭躬腰，嗨、嗨的回答，不敢稍有辯白；但是荷花却對日

本侵華另有說詞。筆者茲將與荷花談話，就仍能記憶的一段，綜合在一起，以問答式記錄於后：

筆者：妳是日本什麼地方的人？

荷花：門司。

筆者：妳很可愛，但是日本男人爲什麼一定要侵略中國呢？

荷花：人類歷史就是這個樣子？你侵略我，我侵略你。

筆者：中國並沒有侵略過日本，可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東北還不够，還要華北，還要全中國。

荷花：日本人到滿洲時，是俄國人佔領的滿洲，日本人打跑了俄國人，才留在這裏，同時最初並沒有佔領滿洲。

筆者：俄國人侵略中國的東北，那是中國和俄國人的事，用不着日本人管，日本人既然管了就不應向俄國人學，也侵略中國，現在中國人最恨的是你們日本人而不是俄國。

荷花：日本人替你們趕走俄國人，你們應當酬謝日本人呀！

筆者：俄國人現在就是如此說法，他們說他們把日本趕走了，所以他們要酬謝，要在東北有特權。

荷花：人類歷史就是如此，你們漢民族應該在黃河那裏，也不應該來到滿洲呀！

筆者：漢族、滿族本來就是一家，現在更是如此，就是朝鮮人也是我們周朝箕子的後代，說起來亦是一家。況且東北

沒有幾個滿人，全部是漢人。

荷花：中國、日本也是同文同種，所以日本人提倡「日滿華」親善呀！

筆者：親善是互相幫忙，你們日本兵到中國來，談什麼親善。

荷花：金桑（荷花對筆者稱呼）我們別談這些了，歷史上的事談不清楚。她說完對筆者嫣然一笑，真是風情萬千！

筆者：趁勢把她擁抱了一下。

荷花：金桑你這是幹什麼！

筆者：這也是人類的歷史，更是「日滿華」親善呀。

民國卅五年，筆者廿五歲，荷花好像只有廿一歲，以一個廿一歲少女，對日本侵華問題，有這種狡辯能力，除了顯示她的成熟與機智，同時日本人的侵華思想的根深蒂固，更是值得我們中華民族警惕的！

### 荷花不知何處去？

卅五年六月間，筆者隨鮑萊調查團到鞍山調查，鮑萊及其隨行人員當天下午即行返瀋陽，筆者沒有同行却住進了鞍鋼招待所會晤了荷花，吃完了飯，從晚上八點鐘，一談就談到了十一點左右。臨睡前，告訴荷花明天早晨六點鐘叫我，俾能趕返瀋陽，還要追蹤鮑萊調查團的新聞。

荷花把一隻鬧鐘放在我房間桌上，第二天早晨六點鐘，鬧鐘鈴聲把我吵醒，而我正在閉着眼睛清醒一下準備穿衣時；荷花跑進來，一面走一面說：金桑、金桑、鈴鐺已經叮噠、叮噠的響啦！金

桑、金桑、鈴鐺已經叮噠叮噠的響啦！我僞裝在熟睡，荷花，越走越近，仍然細聲細語喊着，最後她輕輕的親吻了我的面頰！我沒有放棄這個中日親善好機會，向她回敬了一下。然後我就匆匆忙忙的離開鞍鋼招待所，奔向車站，在臨行時，荷花交給了我一個信封，叫我到瀋陽才許打開。我在火車上，啓開信封，有一張照片，另外有一封信，意思是說，她的國家被美國兵佔領，聽說美國兵好壞，跟俄國兵差不多，她不想回日本，願意留在東北，問我有何意見。

### 六訪鞍山杳無芳踪

我回到瀋陽，鮑萊走了以後，緊接着中長路瀋陽長春間鐵路恢復通車，中長鐵路局副局長王竹亭，約我隨首班列車去了一趟長春，因此忘了對荷花的信有所回答。七月我隨資源委員會委員長錢昌照、副委員長孫越崎到了鞍山時，錢昌照的秘書指定荷花負責錢昌照房間；同時我與一位同業合住一間房，所以只與荷花打了幾個照面，沒有機會談話。第二天，我就隨錢昌照、孫越崎離鞍山，轉赴長春、吉林、小豐滿等地。

到了八月的一個星期六，我到了鞍山，這次荷花顯然因爲沒有回答她那封信問題，對我冷淡了很多。而我當時環境，實在沒有勇氣對一個日本小姐作什麼肯定的決定；本來是到東北作事，開創自己前途，結果却喜歡一個日本女人，這對父母如何交代，所以對荷花態度的反映，也感覺有一點不知如何是好，因此雙方距離無形中已疏遠了很多。荷花是何等聰明，對我言不由衷說詞

，以及遲疑的態度，她已了然於胸，敷衍了幾句，便推說有事，離開了鞍鋼招待所。我本來打算在鞍山住一夜，第二天再返瀋陽。也因索然之味，當晚就離開鞍山。九月的一天，好像是北平軍調小組來了幾個人，由瀋陽軍調小組人員陪同到鞍山視察，我也跟着到了鞍山。住進鞍鋼招待所，另兩位日本小姐在，就是不見荷花，問她們時，她們說：「她死拉、死拉的啦！」我當時大吃一驚！可是轉臉一看這兩位小姐態度，並無一點認真的樣子，好像在低着頭竊笑。當我向鞍鋼一個中國職員詢問時，他始則說不知道有什麼人死掉，又說好像有個日本小姐患傷寒死了，最後又說許多日本人已經由葫蘆島坐船回日本去了！弄得我莫名其妙。說真的，我最痛恨日本人，自從認識荷花後，對日本人的怒氣消了一半，因為我已不再痛恨日本女人。

### 鋼鐵夫人舉一反三

此後，有一年時間，沒再去鞍山。民國三十六年八月，資源委員會，爲了要求東北行轅經濟委員會，撥鉅款以復興鞍山鋼鐵廠；邀請財政部東北特派員陳公亮夫婦（在臺），王鍾（在臺曾任臺銀總經理），經委會金融處處長陳頌言，等多人，由資委會委員長孫越崎（錢昌照已辭職），鞍鋼總經理邵逸周（在臺逝世）陪同，赴鞍山參觀鋼鐵廠。我順便向邵逸周打聽荷花的下落，邵逸周笑着說：「你對這位小姐也有興趣呀，她風靡了好幾個人，可是我也有好一段時間沒有看到過她了。」當我問荷花到底是同日本或者是病死

或者是怎麼樣？邵逸周說不大清楚，答應詢問一下，以後並無下文。

猶憶這次參觀鞍鋼時，由孫越崎親自在旁解說每項機器的生產過程與性能。美麗聰慧的陳公亮夫人，居然能舉一反三，對其他機器立即有所瞭解，不待孫越崎解說，便知其他機器生產過程如何如何了！同行者對陳公亮夫人的聰明讚不絕口，於是給她一個「鋼鐵夫人」的雅號，轉眼這也是卅五年前的的事了！

我自幼就喜歡荷花，因爲生長漁米之鄉，除了盛產稻米、魚蝦、螃蟹之外，家鄉的藕粉聞名北平天津一帶。每屆夏季，城廂西關外的野廠（村名），到處都是盛開的荷花，同時祖父書房外

，也有一缸荷花。荷花色澤艷麗，出污泥而不染，象徵它是花中的君子！

### 年年處處念荷花！

這些年在臺北，到了夏天時我總找幾個假日下午，到植物園找個座位，面對着滿池的荷花，坐到黃昏才肯離開。真的荷花，每年皆有花開與花落，今年花落了，還有明年，而人的荷花到何處去了。當年在東北我曾在鞍鋼辦公大樓樓頂替荷花拍有照片，勝利後到過鞍鋼招待所的人，或者曾在鞍鋼服過務，而現在仍在自由復興基地鋼鐵機械工業界服務的老工程師們，我相信對鞍鋼辦公大樓或者仍會有一些印象吧。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三

#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臺幣捌拾元

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思親、懷舊、憶往，至情至文，感人至深，附珍貴圖照多幀及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回憶奶奶，內容精彩，篇篇可讀。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